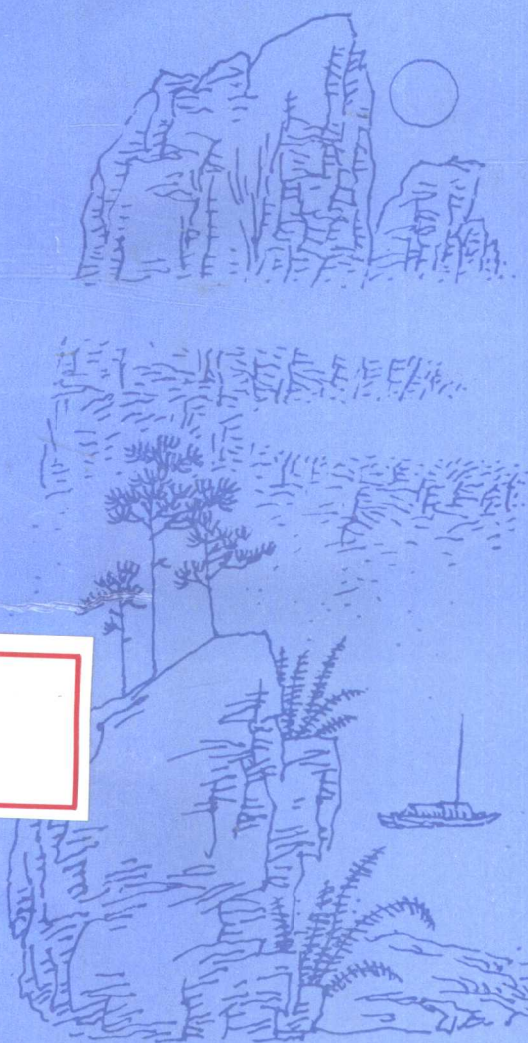


●方智范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艺苑心踪

——
古典诗文审美谈

22



艺苑心踪

—— 古典诗文审美谈

方智范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4-27

特邀编辑 剑 箫
责任编辑 汝 东
封面设计 邹越非

艺 苑 心 踪

—— 古典诗文审美谈

方智范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83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7-80618-218-7/I·146

定价:14.80 元

序

智范同志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多年的词学专家，本书是他近年来研讨古典文学中各类名篇时产生“心灵的谐振”的可贵成果，已在教学中取得了广泛的好评。是对学习古典文学，提高审美辨析能力很有帮助的一部力作。

文学作品中诗、文、词、曲、小说之类的分野，原不是根本性的和绝对的，相互间不仅原有思想感情与生活经验上的密切联系，存在某些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与时空影响，而且在写作、阅读、分析评价、进行审美思考时，也还有兼擅、通感、共识、触类旁通，可以互相融会、互相启发的很大可能与活动的余地。因此作者、研究者与读者三方面的尽可能神会默契，往往更能收到引人入胜，达到妙悟的效果。智范同志在本书里凭其深厚的功力、丰富的教学经验，分分合合打通了对文体的狭隘观念来谈论作品，就形成了他著作的特有风格，一种特色。

这部著作在分析各类名篇的精神内涵时，有所侧重地分别从人格的、人生的、人情的、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不同角度细致地进行了阐发。一方面在美学上作艺术比较中体会其间的普遍规律，不同的题材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法，相同的甚至非常接近的题材也可以有多多样化的表现而同样可能取得吸引人的效果。方法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毕竟还是作者的个性和他独特的视角，开挖的深度，这既能使读者明白艺术规律的重要性，又能使读者明白艺术规律的涵义决不只是指表现方法，甚至描写技术。另一方面，本书这

样的编排可帮助读者在不同的历史层面上看到某些高尚的理想，正直的人格、真挚的感情，艺术的创造力，对读者具有多么深远的吸引力。符合真善美要求的思想感情，虽然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其基本的价值，往往还是深深地保存在人们心中的。因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至科学的创新，其基本的动力，仔细想想，还是植根在人的力量，人的愿望，而不是野兽似的凶恶与残暴。人类所以能从远古时代一直绵延发展进步到今天这样较高的程度，就因人类有思想，能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增长理性，感悟到怎样想、怎样做、怎样与别人相处，才真有意义，真幸福。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能流传下来，脍炙人口，就因中间具体生动地体现有这些普遍合理美好的东西。理想的境界离我们还很远，真正的天堂需要最懂得生命价值，最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难、反抗罪恶的人们共同去追求、去创造。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读者睁眼看到过去和至今人间的不平，也提供多少志士仁人的榜样。这可以使大家不致自豪于渺小的欲望，而感到做人还有更好的活法，与无穷无尽的宇宙永远同在。须知至今所有的文明果实就是过去人类中的无数志士仁人努力为我们大家发明创造出来的。尽管这本书里只能提供很少的一些范例，我认为对上述两个方面都已有了点悟、提示式的扼要启发。

我认为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这种在对优秀文学作品进行审美学习时应该注意的两个方面的贡献，必能逐渐形成一股巨大力量。相信历史不会倒退，人类一定有着更美好的前途。

这就是我读了智范同志这部书稿之后深感欣慰的一点想法。具有这样特色的读物，在当前同类出版物中，是值得向广大读者介绍的。

徐中玉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三日

目 录

序	徐中玉(1)
---------	--------

小引:让三颗心一起跳动	(1)
-------------------	-----

人格的审美	(4)
-------------	-----

崇高人格的礼赞——任真自得的人格写真——刚勇·仁
信·节操——反言若正,丑中见美——颂“不死之
鬼”——“孤鸿”与“幽人”的自由换位——冰清玉洁,淡泊
高逸——刺向无耻文人的灵魂

人生的审美	(31)
-------------	------

生命的旋律——“王粲春来更远游”——物不得其平则鸣
——自然之秋与人生之秋——“变”与“不变”的人生哲理
——江南游子的飘零人生——了无生趣的病中自白——
为一代寒士传神写照——个体生命与时间意识——呼唤
新的生命

人情的审美	(57)
-------------	------

献给亡夫的缠绵心曲——先意承志见佳妙——委折深
婉,曲道人情——前事如梦,今情难堪——对风流才人的
凭吊——见景证诗,由诗思友——唯其琐碎,方显真情
——状貌见心,神态宛然——躁动的春心——一缕春痕
传幽情——寻春与寻人——物境描绘与心境暗示——沟

通心灵的箏声

自然的审美 (83)

精美中见天趣——文有诗境，寄托遥深——幽寂清远见
风神——花月相映思昭君——咏物即以咏怀——观感价
值与情感价值——活泼泼群蝶舞春图——湖光山色，美
哉西湖——融理入景，理与景化——美色不同面，皆佳于
目——捕捉新颖感受——还荷花以自然本性

历史的审美 (119)

时空间离的审美效应——历史与现实的重叠映象——盛
衰比照，哀乐互映——吐纳时代，含茹人生——华屋山丘
思古抗——钱塘潮水慰忠魂——勋业柱天，气象干云

社会的审美 (140)

缝衣女与贵妇人——借母鸟之口，诉“忧生之嗟”——胸
有鬼神，笔有风雨——述情叙怨，委曲周详——子规啼血
声声哀——残山剩水自可伤——伤心人别有怀抱——从
自然对象到社会形象——渡河壮举与时代悲剧——闲适
中的彷徨——家塾教育的滑稽一幕——乞儿的风流——
深广的忧愤，时代的悲鸣

古典诗文附论

- 哲理与诗情的奇妙化合：谈庄子散文的文学特质 (173)
- 《史记》的实录精神与感情倾向 (179)
- 《项羽本纪》片断细读 (186)
- 政治功用与美学原则：白居易新乐府两面观 (192)
- 论宋人咏物词的审美层次 (198)
-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的散文创作 (215)

小引：让三颗心一起跳动

《礼记》的《礼运》篇中说：“人者，天地之心。”文化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诗纬》的《含神雾》篇又说：“诗者，天地之心。”文学（诗），可以说是以心为本的。到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作出了这样简捷明白的概括：“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之为物，尤言语之精者乎！”（《艺概·文概》）“文，心学也。”（《游艺约言》）

说文学是心学，我的理解是，文学作品是人的精神创造物，作家的种种艺术创造，归根结底是为了表现人的心灵活动，展示人的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而人又是复杂的动物，他既有感情，又有理性；既是个体，又属社会；既观照自然，又关注现实，还沉涵历史……。文学鉴赏，就是要透过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去接受其思想感情，从而激发起我们相应的情绪体验，在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交感中，获得精神的启悟，审美的愉悦。

中国古典诗文是我性之所嗜。在大学讲台上，把自己“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神游于古代艺苑所得到的感受说出来，让青年学生的心灵随我的讲解而跳动，并进一步与古人遥相感应，发生谐振，真是一大乐趣。真的，我自认是个阐释者，居于古代作者与当代读者之间，我的信条是：让三颗心一起跳动！

因此，我挑选了数十篇古代诗、词、曲、赋、散文作品，从人格、人生、人情、自然、历史、社会六个方面徜徉艺苑，辨识心踪，进行审美鉴赏，编成《艺苑心踪——古典诗文审美谈》一书，呈献于文学爱好者面前。

在这本书中,我企望能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既然确认文学是心学,鉴赏古典诗文就是一种生命活动。文学作品是生命活体,具有有机整一性。它的肢体是词句段落,它的骨骼是结构,它的血脉是感情,它的灵魂,就是作家的主体精神。它们有机整合在一起,就具有了“生命的形式”,在其中可以看到“生命”、“活力”或“生机”(苏珊·朗格《艺术问题》)。那么,我们在阅读鉴赏时,也应该把自己的整个心灵,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感觉能力和思维能力,集中并灌注到作品中去,与作品形象相契合,与作者心灵相拥抱。鉴赏必须着眼于生命整体的美,正如狄德罗所说:“任何东西假使不是一个整体就不会美。”(《论戏剧艺术》)但在具体阅读分析时,又必须从作品局部着手,因为整体总是由局部、由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文学作品总要积字以成句,积句以成篇。一旦我们深入到作品内部,理解了其方方面面,才能在整体上感受和把握作品的丰富意蕴和美感特征。

第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读古典诗文时,心知其妙,却口不能言。我们当然可以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两方面的理由来自我宽解,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有自觉审美能力和传达能力的阐释者,来努力解开优秀作品的意蕴和美感之谜。歌德说得好:“艺术是传达舌头无法道出来的东西的一种手段。因此,那试图重新用文字来表达它的意义的作法,看来好像是一桩蠢事。不过只要尝试着去做,还是有益于理解力的,而在有了理解力之后,又会有助于提高实践的能力。”(《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受到这段话的鼓励,尽管自愧知识积累的贫乏和艺术想象的苍白,我还是尽可能调动自己的形象感知和理性思维能力,来探索作品,并把自己的鉴赏心得,用尽可能准确而且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此外,为了对古典诗文进行审美鉴赏,总要选择一下所用的理论、观点、方法、角度。我习惯的做法是忽古忽今,亦中亦西,合之则

取，不合则弃。这就有点儿斑驳陆离，像个拼盘，难免会遭非驴非马之讥。但我们是为了阐释作品去选择观点和方法，没有必要多虑理论上的完整和一贯。这有点浅薄，却很有用。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高楼林立”、蔚为壮观的现在，本书进行的工程类似于“打地基”。不管是文学研究也好，思想文化研究也好，怎么能离开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审美鉴赏呢？其实，对古典诗文进行审美鉴赏，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应是如刘勰所说的：“夫缀文者情动以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知音》）我绝对不敢以古人的“知音”自许，更不会有“虽幽必显”的自信，但“披文入情”、“沿波讨源”这一目标，倒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

最后，我要怀着敬仰之情，对徐中玉师长期来给我的鼓励和关怀，以及这次慨允为本书作序，在此谨致谢忱。

非常乐意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方智范

乙亥岁尾于华东师大寓所

人格的审美

在中国古典诗文中，表现知识分子的人格之美，一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审美取向。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关注，其实质就是对人的精神价值的肯定，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

什么是人格？“人格是个体生命天赋特质的最高实现。人格的实现取决于直面人生的具有高度勇气的行动，是对于所有那些构成个体生命的要素的全面肯定，……以及伴随着进行自我选择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这是西方著名学者荣格的一段话。它反映出西方人特别注重人的个体人格。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不重视个性独立，缺乏主体意识，以调和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为特征。确实，中国的儒家重视人的群体价值，但其人生价值观和社会政治理想的起点，却是“修身养性”，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孔子和孟子，都尊重个体人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些名言，都倾向于由一己之修养，通向于民族、国家和天下。所以，人的个体人格的独特性，与个人身上所积淀的群体的、社会的心理品质，是不相矛盾的，甚至可以说，只有个体人格的正大和充实，才代代传承、积淀，铸就了中华民族群体之魂。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老庄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互补，才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坚持个人气节操守，敢于特立独行，不随俗俯仰，更耻于同流合污，所谓“出淤泥而不染”，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认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即根基在此。

优美的文学作品，常常首先是以作家个人伟大而又鲜明的人格力量来熏陶读者，从而具有其永恒魅力的。试想，当一个作家被现实环境压抑，或与之发生冲突，自己的人格理想无法实现时，他当然要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情感，平衡心态，以求达到一种“替代性”满足。在他的这一片“精神家园”里，闪耀着作家的人格光辉。当我们阅读作品时，就会通过我们的审美体验，触摸到那感性地活跃着的心灵活动，理解那光辉的人格之美。我们会从文学作品中懂得，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猥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从而努力扬弃旧我，塑造新我，心灵得到净化，人格也趋于健全。正由于此，当我们接触古典诗文审美谈这个话题时，首先就从“人格的审美”开始。

在中国古代优秀作家的行列中，最早以其人格魅力感召后世读者的，当然首推屈原，所谓“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对屈原的崇高人格唱出第一曲赞歌的，是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请读他的《史记》中的《屈原列传》。

崇高人格的礼赞

在《史记》中，《屈原列传》是抒情色彩最浓的篇章之一。司马迁运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一唱三叹的笔调，表达了他对屈原的无比敬仰之情，正如他在文末赞语中所概括的：“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段话为我们解读《屈原列传》提供了钥匙。

《屈原列传》需要重新解读么？我以为需要。且看古人常称道其“忠君”，今人则盛赞其“爱国”，这本来都是事实，司马迁在文中也屡屡提及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而且是“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而，如果由此而把屈原仅仅当成一个政治人物，把屈原的自沉仅仅看成是一场政治悲剧，把屈原的《离

骚》仅仅看成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这样的理解是否狭隘了些?笔者以为,司马迁是第一个真正理解了屈原,真正读懂了《离骚》的人。《古文观止》的编者一语中的:“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此“心”云何?那就是司马迁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崇高,《屈原列传》是一曲对崇高之美的颂歌。

崇高本是西方美学提出的审美范畴,但中国哲人也有类似的论述。《论语·泰伯》:“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赞美尧帝的功德,就表达了一种崇高的感受。有意思的是,中西方在谈及崇高感时,都注意从人的心灵方面去探寻底蕴。古罗马的朗吉弩斯说:“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论崇高》)中国的孟子则说:“夫志,气之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浩然之气的特点就是“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他们所说的,都是指人的心灵、道德、精神世界的崇高。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屈原列传》了。司马迁在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时,有一段著名的话:“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这里所赞颂的“志洁”、“行廉”,分明是指屈原身上显示的道德精神力量。按照西方的崇高理论,两种相对立的社会伦理力量,为了实现各自目的而相互矛盾,导致冲突,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善的一方展现了道德精神的崇高。司马迁正是这样理解屈原在楚国的处境的:“屈平疾王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他以自己心中固有的道德准绳,把楚王周围的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他们之间展开着“方正”与“邪曲”的较量,因此,他从《离骚》中读出的,不仅有“治乱之条贯”(政治的),而且有“道德之广崇”。“广崇”二字,不就是司马适对屈原崇高道德精神力量的确当表述吗?

为什么在善恶冲突中能展现道德的崇高?那是因为,伟人的生

命力在受到阻遏之后,会更加强烈地向外界喷射出来。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中表现出来的怨愤,就可视为受阻滞的生命力的顽强外现。屈原的道德精神力量在现实中被压制,但在文学中释放出来了,而且是喷薄而出,不可掩抑。过去,我读到《屈原列传》如下一段文字“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病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总觉得很难理解。现在想来,上呼苍天,下呼父母,正是人的生命力量最本真、最顽强的表露,《离骚》之“怨”,岂非生命受到阻滞之后那“伟大心灵的回声”?

伟人的心灵令人敬仰,伟人的毁灭更令人震撼。崇高不仅表现为道德之善,而且表现为悲剧之美。什么是悲剧?鲁迅先生作过通俗易懂的解释:“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屈原的悲剧就在于其志洁行廉,却至死不容于世。屈原“自投汨罗以死”,在司马迁看来,屈原是以个体的自我毁灭,来换取人格的自我完善,从而显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巍然存在。故在“死而不容”一句之后,他把自己对屈原人格的礼赞推向了极致: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
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
争光可也。

这里,司马迁展现了一个大写的人:他出淤泥而不染,他顶天立地,他与日月争辉。这是一种多么圣洁、多么耀眼的人格光辉!因为在司马迁眼里,屈原作为个体虽然毁灭了,但他的人格却完善了,永恒的生命实现了。“英雄亦即意志的最高表现被消灭了,而意志的永恒生命却仍然没有受到影响。悲剧大声疾呼着:‘我们相信生命是永恒的!’”这是尼采《悲剧的诞生》中关于悲剧的崇高美的一段名言。如果我们把其中的“意志”理解为司马迁所说的“志”,把

“永恒的生命”理解为伟人的的人格魅力,那么这段话的确有助于我们认识屈原悲剧的崇高意义。我们不妨还可引用梁启超对屈原悲剧的一段警辟评论:“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指《离骚》),亦唯以最后一死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永不死”,即尼采“永恒的生命”之谓也。

然而,屈原道德和人格的崇高,是否与生俱来的呢?过去我们读《离骚》,比较注意屈原修身养性、发扬内美的一面。由于人们习惯于“为贤者讳”,往往信宁屈原是一个完美的人。其实不然,屈原作为现实中人,他也有彷徨徬弱的时候。屈原既面对着现实斗争的严酷考验,又要不断与自我脆弱的一面进行斗争,道德和人格的崇高正是在这种灵魂的搏斗中才得以实现、臻于完善的。这一观点恰与崇高理论相吻合。例如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互相冲突越多,矛盾的破坏力越大,而心灵越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越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因为在否定中保持住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美学》第一卷)黑格尔所说的“冲突”,除了人与外部环境、人与人的冲突外,还包括个人性格内部的冲突,即情感与理智、欲望与意志的斗争。他所说的“否定”,当然也指对自我的否定。

我们读到《屈原列传》的后半部分,发现司马迁几乎照录了《楚辞·渔父》篇全文。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别有深意的安排。在这段与《渔父》相类的文字中,记载了渔父与屈原之间的对话,渔父劝屈原不可过于执著,何妨随俗浮沉,屈原则答以“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样一种对话式文字,在《楚辞·卜居》中也有。过去的研究者都认为,渔父、郑詹尹,都是虚拟的寓言人物,代表着逃避现实、全身远祸的消极思想典型。如果人们不认可《渔父》、《卜居》为屈原所作,那么在屈原的《离骚》中,也有类似的对话

式文字,如屈原曾经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一问于女媭,再问于灵氛,三问于巫咸,对话的内容也与《渔父》相似。这些大概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如果我们再进而考察一下古代辞赋体物写志的表达模式,发现辞赋中主客对话的格局,到了唐宋文赋,如韩愈的《进学解》,借弟子与先生的相互诘驳抒发牢骚不平;苏轼《前赤壁赋》借苏子与客对话,讨论出世与入世的道理。这里的师生、主客,实质都是作者内心矛盾斗争的外化,它们分别代表着作者思想中积极与消极、乐观和悲观的不同侧面,所谓主说服客,也就是表现思想矛盾的归于解决。这种格局正滥觞于《楚辞·渔父》。

因此,我们返观《屈原列传》中的这段对话,可以相信,这反映了屈心理深层的激烈冲突,“渔父”代表着人的一种逃避本能,而“屈原”则代表着其积极人格,最终屈原在坚强意志的自制下,否定了逃避本能,其人格力量得到净化和升华。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在否定中保持住自己”,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展现了崇高之美,这丝毫无损于伟人的人格光辉。从艺术表现上来说,《屈原列传》记载这段渔父与屈原的对话,乃是采用“正反相形”、假托成文的手法,来展现屈原的精神活动。清代学者刘熙载的如下一段评论,可以说是十分有见地的:“赋家主意定则群意生。试观屈子辞中,忌己者如党人,悯己者如女媭、灵氛、巫咸,以及渔父别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对者,皆若沓然偕来,拱向注射之耳。”(《艺概·赋概》)那么我们对司马迁《屈原列传》照录《渔父》的深意,何尝不能作如是观呢?

现在看来,司马迁对屈原的“志”和“为人”,理解实在是非常深刻的。《屈原列传》倾其巨大热情加以赞颂的,是一种永放光芒的道德的崇高,人格的崇高,在自我牺牲和灵魂搏斗中愈显其伟大和刚强的崇高。仅读《屈原列传》一篇,我们就可以相信鲁迅的话,《史记》真是一部“无韵之《离骚》”!

任真自得的人格写真

在古代文人中,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保持个人人格操守的另一个典范,大约要数陶渊明了。陶渊明归隐后写的《五柳先生传》,只有短短的一百七十余字: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箠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觴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看题目,这是一篇人物传记,首叙传主的姓名、爵里、别号,末以“赞”语评价传主一生,似乎合于史传文的正格。但若细读之,却又与一般史传文不同,其中没有一个记述传主功德的具体中心事件,也没有对历史环境和人物语言行动的具体描绘。这样的文章,究竟好在哪里?它好在由文章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中体现出来的“真”。

梁代萧统为陶渊明作传,曾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就是隐士陶渊明。所谓“实录”,就是把此文看作“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晋宋隐士陶渊明精神风貌、品格志趣的自我写照。